



美国塞班岛喜迎“真善忍国际美展”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美国美丽的热带海岛——塞班，迎来了第四届“真善忍国际美展”，画展由当地联邦艺术协会（CNMI）和美国凤凰艺术画廊及塞班佛学会主办，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九位画家的近三十幅作品。塞班市长弗洛雷斯观看画展后表示，所有人都应该来看这个画展，画展很好，他本人很受教育；他并祝贺画展圆满成功。

联邦艺术协会负责人安奇·洪松、美国内政部官员杰夫·邵尔、美国劳工人权监察官员帕梅拉·布朗、当地土著酋长级人物著名航海家利诺·奥洛派等参加了开幕式并剪彩。来宾表示，非常荣幸在岛上能看到国际级的画展。他们认为，获金奖的画作《震撼》中打坐的法轮功学员散发出的慈悲力量震撼人心。

前来观展的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他们有的表示同情法轮功学员，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法轮功。一位曾是美术老师的中国女士赞叹道：“画的水平真高呀，写实功力很强！非常佩服这些画家！”一位在当地居



■ 塞班市长唐纳德·弗洛雷斯与加拿大知名华人画家、法轮功学员陈肖平女士在画作《震撼》前合影。陈肖平的《震撼》获“2009 年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金奖。

住的中国人前来观画，当了解到画作《忍》表现的是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因为坚持信仰，被警察电击毁容，后来被酷刑折磨致死，他眼含泪水，表示信仰是不能被打压的。

当地多家媒体对画展做了采访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展”自二零零四年以来已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展出上百场。美展作品均出自于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之手。画作所展现出的法轮功的祥和美好与其在中国大陆遭到的残酷迫害形成鲜明对比。表现迫害的画作全部取材于真实的故事，给人极大的震撼。◇

加拿大议员：停止迫害法轮功是共识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近日，加拿大国会议员斯考特-瑞德先生针对美国国会通过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六零五号议案作出评价，认为和加拿大一样，停止迫害法轮功在美国也是共识。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瑞德议员曾在加拿大国会提出 M236 议案，要求加拿大总理向中国领导人提出释放十三位与加拿大居民和公民有亲属关系的、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了这项动议。

据了解，目前除了一人之外，在中国受过迫害的加拿大人（居民）



■ 加拿大国会议员斯考特·瑞德

倒性多数的投票，议员们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它表明，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十一年以来，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广泛支持。” ◇

前不久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讲座，谈的是关于大学生的人生价值。一位教授在台上讲了许多，可台下的学生并没有听进去。要知道在当今的社会，你去和学生谈精神价值和信仰，不如去谈钱来的实在。

可是人的内心又渴望能够拥有一片净土，于是有学生向那位教授提问：“您能谈一下大学生的信仰问题吗？”有学生能提出这样有深度的问题，我也提起了精神。于是我认真的听了一下那位教授的解释。

那位教授是如此回答的：“信仰在中西方都有很长的历史，佛教在中国有两千年的历史，而西方也有基督教，信仰是人对神的崇高敬意，从而不断地修正自己，节制自己的欲望。当然这里的神不是迷信，我们可以把他当作是一切美好的事物。”

到此为止说得都挺好，可能也许是意识到自己说的太正了，偏离了中共的“主旋律”，于是教授象变脸似的，开始了自我洗脑，“当然于是我们越做越好，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列主义者。”我深感活在这样一个专政统治下的大学生的悲哀。

“神”一词没有贬义，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听，脑海里就会马上浮现出一个负面的形象？其实这是被党文化长期洗脑造成的。在文化大革命时，中共对一些词语进行有意的宣传抹黑，从而让人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事物，比如“搞政治”、“迷信”、“反动分子”等，提起这些词，人就马上生出仇恨斗争的情绪，（接下页）

■ 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对欧洲 14 个国家的人进行了社会调查。根据 2005 年 2 月 24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71% 的欧洲人相信神的存在。



从大学教授讲信仰问题想到的

(明慧记者郑语焉台湾台北采访报导)蔡淑蕙,一位生长在澎湖岛的渔家女,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台北大都会。她努力向上考取国家公职,在台北士林地区担任村里干事,任职期间完成大专学业,也以工作数年来的积蓄购屋置产,并与男友步入礼堂完成终身大事。按说人生至此,应如飘落土壤的种子一般安定下来,但是蔡淑蕙却始终无法就此立定脚跟,她接触宗教,练过气功,大量阅读修身养性的各种书籍,有人问她:“你究竟在寻找什么?”她有次脱口回答:“智慧!真理!”“是啊,这就是我在寻找的”——蔡淑蕙内心有些悸动,可是实际是些什么?要到哪里才找得到?

“这就是我苦苦追寻的答案”

二零零四年三月,从德国回来的小妹向她介绍法轮功。淑蕙打开《转法轮》拜读,越看越觉得如获至宝,她一气呵成在一天之内便看完。淑蕙激动不已,内心不住呐喊:“这就是我要的,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生命的智慧’,找到了‘永恒的真理’。”

她迫不及待,隔天立即请求小妹教功,淑蕙说:“我一个下午就把五套功法学全了,牢牢记住。在学功过程中也深深体会到‘大道至简至易’,五套功法简单易学。”

明法理,化解家庭恩怨

虽然淑蕙以前几乎不曾与人发生冲突,但修炼法轮功之前,她内心充满怨忿。她怨婆家其他兄弟姊妹不管公婆,全由她和先生抚养;她怨自己赚钱养先生全家;她怨婆家家境不好却又有打牌的习惯,虽然先生也信守承诺不在自家设牌局,但却到外面

找到智慧 找到真理



■ 蔡淑蕙与三个儿女

去打;她怨先生外出打牌到凌晨……怨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矛盾日深。

淑蕙选择逃离不愉快的家庭氛围,一得空闲便与婆婆带着孩子外出游玩,不把心思放在家里。幸好婆媳俩感情甚笃,婆婆操持家务及照顾小孩,淑蕙就只顾上班和做自己的事情,她不敢保证哪天再也承受不住过多的怨恨而崩溃。

修炼后的淑蕙,凡事有“真善忍”指导,从法轮大法中她明白世间种种爱恨恩怨皆有因缘,逐渐也懂得遇到问题时,向内查找自己的不足,最后从忍气吞声到没有怨恨、轻松自在。

她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先他后我,做事先考虑别人,为对方着想、体谅别人,澎湃汹涌的积怨在一点一滴地轻淡、消失,先生也由开始的极力反对到现在不但非常支持,还会主动帮忙做一些活动事务。淑蕙说:“学法轮功的初期我还不懂这些,照样我行我素,但真善忍的法理很快让我知

(接上页)而被提及的词语他们并不认识也不了解,却从心底里生出仇恨之心。由此可见,媒体宣传对人能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谎言说了百遍,也变成了“真理”。

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耶稣,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思想崇高和道德高尚的人,并且在他们的周围常常有神迹出现,所以古时的人称他们为神,信徒不断地修正自己,纯净自己的心灵,也就是信神的过程。而在共产党的社会里,人们被迫信仰的是暴力和邪恶的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信仰的是一个崇尚暴力血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其真面目的西方人——马克思。所以,那些自称为无神论的共产党员,他们也有信仰,他们信的所谓“神”是马克思,而他们也必须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助长暴力和血腥的力量,才能成为“忠实的马列主义者”。

所以我们中国人并不是生活在无“神”论的社会里,是共产党把正统的神从人们头脑里抹去,用自己取而代之罢了。(文/大陆大学生)

所进退,有所调整。”

顺产健康宝宝 医护人员称奇

一年后(二零零五年),已经育有十二岁与四岁一对儿女的淑蕙怀上第三胎,这对她和前两胎接生的医生来说实在是天大的挑战。她因为子宫肌瘤和前置胎盘情况严重,必须安胎。五年前怀第二胎时,整整半年,淑蕙请假躺在医院不能下床,整天带着呼吸器,二十四小时不停轮流注射安胎药。而剖腹生产稍有不慎很容易大量出血,危及生命。由于这么前前后的折腾,淑蕙罹患产后抑郁症,医疗手段一直无法减轻她的病情。

医生告诉淑蕙他不敢收,叫她转到全台首屈一指的教学医院生产。

每次定期产检,医生必定要求她住院安胎,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淑蕙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她没有耽误工作,照常骑摩托车上下班,穿街过巷递送里公文,反而还很利落清爽,医生和护士无不啧啧称奇!淑蕙说:

“为了让医生和家人安心,我还是听从医生的话,转到他建议的那家医院去生产,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宝宝也很健康可爱。”

工作中展现大法弟子的品格

三年前,士林区的管理人员人事变动,淑蕙被调到离家最远、居民最多的“里办公室”任干事。同事纷纷告诉她,这位“里长”很难相处,经常到区公所告状,数落干事的不是,因此他这里的干事的更换率是全区之冠。

淑蕙去了以后,这位里长却到处夸赞淑蕙,还去区公所向淑蕙的课长说:“绝对不可以给我换人,你要敢换人我就翻脸。”

其实,刚开始时,淑蕙工作得非常辛苦,经常要跑着走路来争取时效,淑蕙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她只看里长好的一面,体谅他为民众服务的好意,尽力配合,努力把所有事情做好。

“我都用‘真善忍’的原则来对待,不久,所有问题都解决,里长非常信任,给我看到的都是最好的一面。”淑蕙说,里长对法轮大法非常认可,让她在活动中心开设炼功点、在公告栏里贴‘法轮大法好’和教功的讯息,还让淑蕙邀请大法弟子来分享修炼心得。◇

新闻主持人和妻子多年遭受的迫害

(明慧通讯员天津报道)天津市宁河县广播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李振军和宁河县芦台第一小学教师、妻子王会娟,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九年以来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甚至判刑,在被非法审问和监禁期间,夫妇二人多次遭到毒打和其它酷刑折磨。家中年幼女儿和老人,备受精神摧残。以下是夫妇二人多年来所遭受的迫害。

李振军受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深夜一点,宁河县公安局王德友等无端将李振军绑架到宁河县芦台镇派出所,后宁河县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将李振军挟持回单位进行洗脑3恶人逼迫李振军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在广播电视台监禁的十二天里,警察王立新、李德成每天与当时广播电视台副局长王希彦(现为广电宁河网络公司经理)、办公室主任曾凡林、薄连柱等不断逼迫李振军放弃修炼。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李振军在北京上访期间被当局抓捕,后被带回当地并关押在宁河县公安局刑警四大队,警察宁克明将李振军用手铐铐在暖气片上,夜里不许他睡觉,随后将李振军非法劳教三年。在对李振军非法审讯期间,宁河县电视台有意将李振军戴手铐的画面录下来,以新闻的形式向社会播放。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至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李振军被关押在天津市双口劳教所,期间受到非人虐待和折磨,被迫参加超强体力、超长时间的劳动。家属被人称为“甄爷”的警察甄润仲勒索人民币六千元。

李振军劳教回家后,回到原工作单位上班,但以局长杨素娟为首的宁河县广播电视台却只发给李振军每月四百元生活费,并在私下里对人说:“他挣那么一点钱,整天还乐呵呵的!”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晚八点,李振军被以刘彦章为首的一伙警察再次抓捕到宁河县国保支队,天津市公安局的恶警石合刚刚喝过酒,不分青红皂白,上前抽李振军嘴巴。夜里,刘彦章等警察不许李振军睡觉,折磨并侮辱他。后来李振军走脱,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八日,李振军在流离失所中再次被宁河公安绑架。在回宁河县的路上,恶警们先是用电话线,后来改用麻绳,将李振军五花大绑,并且用防寒服将李振军头部捂得严严实实,而且一个姓朱的胖恶警还时不时的用力勒勒绳子,借口说别绑的太紧。

在宁河县芦台镇派出所,李振军被恶警强行戴上手铐和脚镣。警察运沛刚、赵子有等人轮番上阵,不许他睡觉,威胁恐吓。两天后,李振军又被关入天津市第一看守所,与很多的死刑犯、重刑犯关在一起二十天。后来李振军再次被关押在宁河县看守所一年的时间。期间,有恶警示意一个吸毒贩毒的犯人、绰号“小老大”的刘立新,在监号里整治李振军。看守所恶警李立群指示另一个流氓犯阙鹏欺辱李振军。

二零零三年八月,李振军被宁河县中共法院以莫须

有的罪名非法判刑四年。当时的审判长叫于瑞森,审判员单新华,书记员李志军。宁河县检察院公诉人牛会明。同时,宁河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张云成等人与宁河县监察局,授意宁河县广播电视台将李振军开除公职。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李振军被非法关入天津市第六监狱(港北监狱)五监区强制服刑,每天被迫参加洗脑,读诬蔑大法的虚假材料,每周被强制写一份所谓的心得体会,同时被迫参加超长时间的劳动。当时参与迫害的有:五监区长杨中水、副监区长张仕林、祁书海,恶警队长宋学森、祖黎明、邢成东等等。

妻子王会娟受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王会娟被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小学总校长董明祥和芦台一小校长刘宗明等人绑架到芦台第一小学,强迫洗脑十几天。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王会娟依法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二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被北京便衣警察绑架到丰台体育馆,晚上被北京警察转移到昌平收容所,在那里被关押了七天。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初,王会娟被芦台镇小学总校长董明祥和教育局人事科长杨树江及宁河县公安局恶警董静绑架到宁河县芦台镇看守所。期间曾被关在天津公安九处第一看守所十几天。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王会娟被校方绑架到芦台一小,由学校老师轮番监视,不许炼功,不许看书,不让见孩子,不让见家人,强制洗脑一个多月。

二零零零年六月王会娟被芦台公安局非法拘禁在看守所十五天。二零零零年七月,王会娟被芦台镇总校长董明祥和芦台一小校长刘宗明关在芦台一小强迫洗脑。

二零零零年元旦至二零零一年过年期间,王会娟被校方非法关押在芦台第一小学校洗脑半年左右,过年期间不让回家,在学校不许看大法的书籍不许炼功。

二零零一年六月王会娟被芦台公安局绑架到芦台看守所监禁十四天。二零零一年八月,因王会娟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宁河县教育局将王会娟调离芦台一小。二零零一年冬芦台第三小学校长李春喜、芦台镇总校长董明祥与恶警到王会娟家搜查,使家人在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王会娟和丈夫李振军被芦台公安局警察赵子有等人绑架到芦台派出所非法审问,并遭地毯式抄家,家里一片狼藉,在王会娟家补习功课的几个小学生都没躲过这场灾难,每个孩子的书包都被搜了一遍,几个孩子被恶警们吓的全身打颤。当警察把李振军绑走时,他的孩子李扶摇抱着妈妈王会娟的腿痛哭喊着爸爸,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震动整个楼道。第二天,王会娟被绑架到芦台一小学校,五月十五日王会娟被迫流离失所。二零零二年九月一日,王会娟在流离失所期间,在承德市平泉县火车站被十几名警察绑架到平泉县看守所,在被非法审问的过程中,恶警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毒打王会娟。在平泉县公安局,恶警们几次对王会娟 (转下页)



有缘重逢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我去医院血液科看一个亲戚。看完后刚出来，就听见对面房中有人叫我，原来是我的小学同学。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相逢。

他坐在病床上，有气无力。我问：“你哪里不好？”他说：“我患淋巴癌，医生说要化疗十一次。”我一惊，那不是绝症吗？刚好我带了一张护身符，就对他说：“你别急，我送你一个‘福’，上面写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逢凶化吉，佛光普照。你天天诚念能救你的命。”他接了护身符，小心地放进皮夹里，说：“谢谢你，我会天天念的。”

(接上页) 非法审问，每一次都对王会娟进行毒打，恶警王中军等人用铁尺抽打王会娟，揪住头发往墙上撞，把王会娟打得鼻子、嘴角鲜血直流，耳膜被打得穿孔，以至现在变得听力很差，恶警们的毒打令王会娟痛不欲生，几次欲寻短见。在平泉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王会娟绝食抗议，恶警们强制给王慧娟灌食五次，使她的身体受到很大伤害。九月十二日，王会娟被宁河县公安局警察许振和、于文春等人关入天津市宁河县看守所。二零零二年年底，天津公安局一个姓王的女恶警和几个男警非法审讯王会娟，审讯中恶警运沛刚不断用语言侮辱她，还不许她睡觉，并用王会娟女儿的人身安全来进行威胁。

二零零三年三月份，王会娟抗议对自己的迫害，绝食一百多天，期间被强制灌食七次，每次都使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三日，王会娟被宁河县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审判长于瑞森，审判员单新华，书记员李志军，宁河县检察院公诉人牛会明。八月十四日，王会娟被关入天津市第一看守所一个月，每天被强制参加劳动。九月十七日，王会娟被转到天津市女子监狱。在那里，恶警不许王会娟与别人说话，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二名刑事犯不离左右，严密监视王会娟的言行，强迫王会娟学习诬蔑大法的材料，欲图使王会娟转化。

过了一段时间，想再去看看他。眼前的他比四个月前瘦了一点，却红光满面，笑嘻嘻地不象个病人。我说：“你看上去不错嘛！”他说：“好，昨天刚出院，有几个和我一样的病人走了（去世）。”他说：“你告诉我后，我天天看着护身符天天念，一直带在身上。”边说边拿出护身符给我看。

他告诉我说：“我原来胸前有一个九点五公分大的瘤块，脖子上一圈都有癌细胞，医生诊断没几个月好活了。我也没了信心。自从见到你以后，我什么都不想，就每天念大法好。两次化疗后瘤块变软，医生也觉得奇怪，说我有救了。本来说化疗七次就好了，为了保险又给我化疗了一次。我别的都不信，就信法轮功。”

我见他是个有缘人，就说：“回头我借本书给你看看吧。”他说：“好。”接着我跟他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远离灾祸，他马上同意了。我说：“你起个化名吧。”他说：“化什么名，不用化名，用真名吧。”

人们常说相逢是缘，缘聚今朝，不知多少人想过其中的真意？我默默地为老同学祝福，祝福他把握住了生命等待已久的机缘。（文／吴明）◇

如果大多数医生说他们相信神迹，你会感到惊奇吗？美国《密尔沃基哨兵周刊》2004年12月21日报导，由调查机构HCD Research与纽约路易斯·芬可斯恩犹太神学和社会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一项对全美1100位医生的调查显示，74%的医生相信神迹发生过；73%则相信奇迹会发生。

医生们说，无论是绝症患者的痊愈，还是长期昏迷病人的复苏，都是其科学背景和医疗训练无法解释的。“有时病人的好转与我们做什么毫无关系，我觉得是上帝之手将他们治愈的。”内科专家哈桑说。癌症放射治疗专家奥森说，“如果神迹

的定义是科学和医学无法解释的一些事，那么在我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事太多了。”

哈桑医生说，他本人会很自然地了解其患者是否有信仰，并与他们谈论精神在治愈疾病中的力量。外科医生利亚，则习惯带写有祷告词的卡片进手术室，他说，“手术程序有时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你不得不怀疑超自然的原因。”他本人相信神迹。◇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因不放弃信仰，王会娟从三监区被转到五监区继续进行迫害。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王会娟被五监区杂役组全体犯人毒打，这些犯人分别是：陈莉、李路、朱彤、王丽梅、回颖、宋世杰、范程程、刘旭等，她们在恶警杜艳的示意下，对王会娟轮番毒打三个小时，当夜，王会娟一夜不能合眼！第二天中午，陈莉、李路、范程程等人用床单把王会娟的头蒙住，再次对王会娟毒打一小时。

从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开始一个多月的时间，恶警杜艳不让王会娟去厕所，不许洗澡，只许在宿舍里大小便。每天晚上点名后，杜艳命令王会娟不许上床休息，必须站在地上，同时命令王会娟同宿舍的其他人陪王会娟站到晚上十一点多。同宿舍几个年岁大、身体本来就虚弱的犯人坚持不住这样长期的迫害，都病倒了。

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至四月七日，王会娟被恶警张娜、王晶晶、师淑花把双手铐在床上，犯人摁住王会娟的双脚，不许王会娟活动。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恶警刘旻（音：min民）、殷楠故意体罚王会娟，强迫王会娟站了整整两天。◇